

范钦的七夕

王伊婧

九天凉露滴疏桐，七月流萤映水红。

灵女风飘吹玉佩，不知身驻水晶宫。

大火西流暑渐平，高城玉漏寂无声。

谁家砧杵初凌乱，目断关山万里情。

这两首七言绝句是天一阁创始人范钦所写。那年的七夕夜，更漏初断、月明人静，天一阁前庭院里的芍药已半残，而秋海棠开得正盛，清香袭人。范钦约了三五好友小聚，在庭前铺设茶几，摆上各色果品小菜。范钦去官归里后，此般与好友诗书唱和的雅事是他生活中的一抹亮彩。凉风习习，举杯邀月，诗酒趁年华。

酒至半酣，老大哥张时彻诗兴大发，挥毫作下九首诗。范钦读的勃然兴起，也以七夕为主题，和七绝诗九首，集合命名为《七夕小集和东沙九首》。前篇所录就是其中的两首。这九首即兴而作的诗中，有的遥望九天，思慕仙风道骨；有的安于当下，沉醉眼前浮华；有的回首往事，长恨世事浮沉。字里行间可见范钦瞬息万变的复杂心绪和彼时彼刻的旷然心境。

其中有诗云：“九寨胡尘黯不开，弥天烽火入秋来。登坛授钺寻常见，谁见尊前司马才？”当时，宁波有三位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即致仕回乡的范钦、曾任南京兵部侍郎的屠大山、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张时彻，因三人都曾是叱咤风云于一时的掌兵人物，故而人称“东海三司马”。更巧的是，三人又有着相似的命运轨迹，年轻时科举得意，担任过同样的官职，且在差不多的年纪遭弹劾罢官，解甲归田。三人回到宁波老家后，结为至交，常在一起饮酒吟诗。范钦与屠大山还结为了儿女亲家。从上面这首诗可以推断，当晚屠大山应该也在场，“三司马”相聚唱和，谈至情

谷姐不是我养娘的亲生子女，谷姐的亲娘很早就去世了。我养娘作为后妈，含辛茹苦把谷姐养大，自己未曾生育，谷姐便成了她唯一的女儿。谷姐眼里，养娘胜过亲娘；养娘眼里，谷姐胜似亲生女儿。

幼年时，我曾被寄养在她们的家，谷姐要比我大十几岁。我四五岁开始，谷姐便牵着我在镇上各个角落晃悠。那时在我眼里，谷姐是个很大的人，到底有多大并不晓得。现在推算，那时她该是十六七岁，正值花季。但谷姐生活的年代，绝非今天这么多彩浪漫。

谷姐的花季是不露声色的，无论她的衣着打扮、面部表情，还是言谈举止，一点儿都看不出青春的萌动，一点儿都没惊动任何人，哪怕是她身边的跟屁虫弟弟。只是那几年，谷姐特别喜欢带着我逛，逛过的地方我大多忘记了，唯独对镇上的打铁铺印象深刻。

打铁铺坐落在庵弄街上，背靠剡江的堤坝，有朝南三间门面。店铺里杂乱肮脏，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整天不绝于耳。记得黑乎乎的店内，火炉有好几口，风箱有好几合，打铁墩有好多座，打铁的师傅和伙计有好多个，地上横七竖八躺满各种形状的铁疙瘩。店铺内总是热火朝天，笨重的风箱发出低沉的喘息声；炉灶里的火苗在劲风的鼓荡下欢跳、升腾着；金属的打击声不停地震动，俨然富有节拍的奏乐。师傅和伙计们穿着沾满铁锈和油污的围裙，神情专注，汗流浹背，浑身散发出浓重的铁器味。那时，打铁铺负责锻打全镇所有的铁制农具，是生产队不可或缺的“后勤基地”。

这样的地方，无论如何与女人沾不上边，更何况是像谷姐那么纤弱清纯的姑娘。

打铁铺的夜晚与白天是两个迥异的世界，白天这里喧嚣劲爆，夜晚却是宁静平和，连打铁的后生们也由邋遢变得干净体面，容光焕发，他们频繁而活跃地进出店铺小门，这让打铁铺的夜晚陡增一份神秘动人的氛围，居然把谷姐也吸引住了。

打铁铺后生们的寝室在楼上，去楼上要穿过店铺间。因打铁铺从不开夜工，所以晚上店铺内黑灯瞎火，伸手不见五指，地上的堆物会让人跌跌撞撞，而后生们熟谙这场地，凭感觉在黑暗中穿行自如。这楼梯是木板做的，年份久了，踩上

深处，不免赞赏彼此雄才，唏嘘郁不得志，所以才有“谁见尊前司马才”之句。

范钦一生漂泊，历经宦海浮沉。在二十八年的坎坷宦途中，他遭受过冤狱，得罪过权臣，多年不得升迁，且屡遭弹劾。但他依然忍辱负重，怀着一腔抱负战兢履冰。当晚的一首诗中，范钦写道：“去燕来鸿思不禁，凄凉人世几浮沉。”感叹肮脏宦海、世事凄凉。但下一句就话锋一转，柳暗花明，“黄金白发俱闲事，一夕欢娱百岁心。”直抒他看淡名利、享受当下

的欢愉。七夕佳节，皓月当空，知己二三，佳酿满瓶，藏书满架，虽冲虚淡泊，却心安神旷，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开怀呢？

这些珍贵的诗词收录在范钦所著的《天一阁集》中。集中收录范钦所著以七夕为主题的诗歌共15篇，多为七夕节当天，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可见，在四百多年前范钦那个时代，七夕就是个适合怀古思人、畅谈风花雪月的浪漫节日。除了闺中少女拜月祈福，对于文人雅士来说，七夕也是一个相聚雅集、吟诗作赋的重要节日。



在沙滩上

释迦慧 摄

谷姐的花季

俞赞江

去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谷姐经常带我去打铁铺的楼上，那里有个叫魏根的瘦高个后生，估计是谷姐的目标人物。我不知道是魏根主动约会谷姐，还是谷姐主动找上门，抑或是彼此早已约定好的，毕竟魏根住集体宿舍，身边没有父母监督，而谷姐家里有父母在，行动不自由。那时侯压根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微信，同一个镇上也不可能鸿雁往来。他们之间的联系，颇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

按理，谷姐暗地里找男朋友，是很私密的事情，干嘛要带上我这个小包袱呢？许多年后，我猜测，谷姐带上还不懂事的我，可能是一种特殊的掩护，用来搪塞我的养娘；可能是一种外在的保护，让魏根碍于身边的小孩，不敢轻易欺侮自己；也可能是一种相互间的壮胆，用来对付穿越店铺间时的漆黑与恐惧。

我们从楼梯上嘎吱嘎吱下来，谷姐紧紧攥着我的手，我牢牢贴着谷姐的身体。我们眼前是深邃的黑暗，仿佛是一堵厚实的铁墙，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阻挡我们前进。

但有谷姐在，我啥都不怕，我们总是快速穿过铁匠间，合力甩掉身后的黑暗。奇怪的是，我们从没被里面的东西磕碰过，也没受到其他异物的惊吓。

谷姐与魏根见面时，讲了些什麼，我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也许关键时刻，他们把我支开了，也许我根本没在意他们所谈的内容。那个年代，男女青年能谈些什么呢，他们每天囿于小镇市井，见过的世面实在有限，文化生活极为枯燥，连看场电影都是稀罕事。

有一次，我在魏根的寝室，听见谷姐一阵撒娇般的哭声，是不是谷姐被欺侮了，我立马从隔壁跑过去，举着小拳头，向高大的魏根示威。魏根在旁边看着我，哈哈大笑着，而谷姐显得若无其事，她脸上留着一片鲜艳的红晕，随后一把将我搂在怀里。以后几次，我又听见过谷姐这种奇怪的“哭声”，我每次跑过去，都于事无补。我对谷姐始终捏着一把汗，总觉得她一个弱小女子，怎么也斗不过人高马大的魏根，又恼恨自己还没长大，无

《天一阁集》是范钦最主要的一部作品，人选范钦从政二十八年来、归里后、晚年及至临终前各阶段所作的各种体裁的诗歌、乐府、碑记、铭文、序跋、尺牍等作品近一千五百篇。最后由他的长子范大冲刻印成书，由同乡后辈沈一贯作序。

《天一阁集》原刻本共三十二卷，五百余页，约二十三万字。如今国内外仅存此书原刻本五部，且都是同一种刻本——明万历天一阁刻本。其中，天一阁藏有两部，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各存一部。

范钦向来以明代著名藏书家、天一阁藏书楼的缔造者为世人所熟知，但他的为人处世、政治抱负、诗文造诣往往被其藏书盛名所湮没。而《天一阁集》收录了范钦精心选择的自选稿，能够相对全面地反映、补缺范钦的人物形象，让我们通过诗文去感受他的喜怒哀乐，从而生成一个丰满立体、清晰生动的范司马形象。

听越剧的朋友应该没有不知道王文娟的，不听越剧的朋友大抵也会哼唱一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王文娟老师，浙江嵊州人，越剧表演艺术家，越剧“王派”艺术的创始人。曾因在越剧电影《红楼梦》中饰演“林黛玉”一角，红遍大江南北。在那个越剧风靡的年代，王老师绝对是女神，她不仅演活了林黛玉，还塑造了孟丽君、武则天、杨开慧、春香、慧梅等一系列如绘如画、鲜活精彩的舞台艺术形象。

王文娟老师是上世纪20年代生人。记得很多年前，她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倪萍采访时，曾开玩笑说：“观众看见我，都叫我‘林妹妹’，可我现在哪里还是‘林妹妹’呀，我早就是‘林婆婆’了！”说此话时，她尚不到七十岁。王老师七十岁那年，主演了由她先生、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执导的十集越剧电视剧《孟丽君》。王老师在剧中一改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形象，成了才华横溢、女扮男装、登坛拜相、匡扶社稷的巾帼英豪“孟丽君”。看完全剧，我觉得年届七旬的她一旦墨墨上妆，依然风华绝代。

然而，这个疫情绵延的夏秋之交，王老师走了。“花魂鸟魂终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愿依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95岁，算是高龄辞世。可无数戏迷怎么舍得这位曾给几代人带来美好艺术享受的越剧大师离开呢？

就说自己吧，我想我真的是非常幸运、幸福之人，能有机缘结识王文娟老师。记得第一次去她家拜访时，我极为紧张，因为完全不知道生活中的她到底是怎样的个性和脾气，会不会架子很大，很难接近？然而此类的假想是如此可笑。卸下簪环、脱下戏服的王老师，就是个平易、温和、慈祥、可爱的老人。一口温柔好听的“浙普”，更让我觉得无比亲切。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她尽管已上了年纪，但眉目清秀，眼神朗润，举手投足间依稀可见“黛玉”的风致和艺术家所特有的典雅气质。

王老师和宁波渊源不浅。1992年，宁波电视台为越剧艺术家们拍摄了一套专辑。王老师的那辑，名为“碧玉天成”。王老师晚年时，多次来过宁波；2012年，她和另外三位越剧艺术家做客市图书馆的“天一讲坛”；在出版了传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后，她曾到慈溪参

□小小说

一只玉镯

蒋静波

说要六七万元。

她倒吸了一口冷气。她掰着手指头，暗想，这么多钱，她得干几年的活才能赚回来？这么贵重的玉镯，戴在手上，不知是什么感觉？

唉，七十平方米的房子，竟找不到一处可以放一只玉镯的地方。凤像一个汗水湿透了的双舞者。

去年，儿子结婚时，凤想送儿媳这件她唯一的饰品。如今，街上流行玉饰。儿媳妇淡淡地说：妈，还是您自己戴着吧。凤讪讪收起玉镯。刚才，凤经过城里那家最大的玉器店，好奇地走了进去。玻璃柜中的玉饰，在灯光、清水和丝绒的衬托下，发出骄人的光泽。特别是几只玉镯，像天上的明月，遥不可及。

她伸出手腕，将自己的玉镯与“明月”比起来。站在柜台边的经理，盯着凤的玉镯，眼光一亮，说：大姐，能否让我看看你的玉镯。凤满脸通红，摘下了玉镯。

经理接过玉镯，抚摩一番，对着光亮察看一下，又放到仪器上，用紫光照了照，认真地说：大姐，这只玉镯，十万元能卖给我们吗？

什么？凤怀疑自己的听力出现了问题。大姐，我是诚信人，要不，再加二万元，十二万元怎样？一股热血，霎时涌到她的脑门。她如梦惊醒般，要来玉镯，往家里跑。

凤的心像塞了一团麻，突然，手一抖，砰——玉镯碎在了地上。

